

學窮人過活

伍淑賢

看亞視的《香港有飯開》，是日主題是窮人生活，金如何過活？讓何守信每天只准用三十元，看怎樣解決三餐？結果當然是相當拮据，例如早餐只能頭兩天吃麵包，第三天便不能買麵包，只用點米煲粥吃，不必另外花錢，拉上鋪下。為了買便宜菜，特地用兩元老人優惠價，由牛頭角坐港鐵去深水埗區買菜，買了十元排骨、七元鮑魚、六元橙、七元青菜，加一元豆腐，共三十一元，超支了一元，勉強過關。節目的結論是，很多老人家為了省一塊錢，終日奔波去買最便宜的蔬菜，再回家煮飯，每天就過着這樣累人的生活。

名人過極度省錢生活的節目，印象最深的是日本電視台的特輯，找個日本女星(忘了名字)，給她一套小公寓，再給一筆錢，要她自己過一個月。那個月所有開支，公寓房租、水電煤、食用和交通費全包括在內，不得超支。攝製隊在公寓客廳裝了器材，可全程拍攝。

那個女星看來是個相當認真的人，由於那筆錢不多，她知道月尾必不夠用，便老早從路上找來些泥土，在客廳的露台上種小蘿蔔，幫補食物。她耐心地澆水，等待蘿蔔破土成長，怎知快有收成時，卻給飛來的野鳥吃了，她很傷心，卻已來不及重頭過，只好更省着。到最後的幾天，工作人員提醒她，在第三十天還有一筆數目不小的電費要結帳，她索性連燈也不開，不開爐煮食，不看電視。日本晚上很冷，她一早上床睡，後來實在太辛苦，忍不住哭起來。當然她很幸運，這種緊縮的生活，只需在鏡頭下過一遍，但身困其中的苦況還是很真。

相比之下，何守信的幾天生果金生活，算不了甚麼。不過看了節目，才知道他原來已七十了，看來還很健康，雖身處窮困，卻仍樂天地繼續工作。人到七十，身體好，有工作，風雲龍早已過，是一種福氣。老實說，如果今天還要染金頭髮做選美會主持，才真難受。

書之糾紛

琴台聚 黃仲鳴

周前一個下午，正對着電腦網遊，手機乍響，一聽，頓狂喜。來電者乃闊別十餘載之甄某也。

這位甄某，為六十年代武俠小說家高峰之子。猶憶高峰(1921-1988)生前，是九十年代初吧，多番與之茶敘，暢談甚歡，並蒙他提供了不少文壇資料，包括他自己的著述和生平大略。蓋之前曾閱葉洪生大著《武俠小說談叢錄》、《諸其家依傳》(高原奇俠傳)、《蠅龍劍客傳》、《五嶽崛起》、所謂新派武俠小說作家風起雲湧，然多「不善可陳」(葉洪生語)，惟高峰可一觀而已。但葉洪生因資料所限，指高峰「生平不詳」。就是這一句，得悉《華僑日報》副刊編輯甘豐德與之相熟，遂央而介紹。

當時高峰已退休，也不握筆為文矣。不旋踵，即以中風聞，病榻纏綿五載，終撒手歸去。高峰原名甄誠，有一子，即來電甄某也，知我對其父作品甚有興趣，遂借出兩套作品，供我作研究之用。在下自是感激涕零。看着高峰這些舊作，倒勾起我童年不少往事。

六十年代，除狂嗜金庸外，對其餘諸家如風雨樓主、蹄風、毛天、高峰等，都看得入迷，看到近視。反而對新派武俠小說的奠基人梁羽生，卻不甚喜愛。諸家中，高峰所有的作品都看了，得一印象是，行文流暢，故事吸引，學問或不如梁羽生，但作品自有一股吸引力，令我廢寢忘食。

甄某慨然借出，對我研究武俠小說史確大有功。惟工作實太忙碌，未克細看。越兩三月，甄某來電索還，遂求准延期。甄某無異議。誰知此後十餘載，再無聞甄某來電催還，恍似人間蒸發，不知何去。



在澳門尋獲之高峰作品，大都殘缺不全。 作者提供圖片

雄雞一唱天下「北」

——「北極村」之遊(上)

一路馬不停蹄，趕到「北極村」口時，已是晚上8時許。月光昏暗，夜色如晦，冷風嗖嗖。儘管唐詩早有「胡天八月即飛雪」，也查過天氣預報，可一個「冷」字還是讓人深感突兀了。趁着學弟王傑「辦事續」的當口，我忍不住環顧四周，別說是景色，即使咫尺間也是一片朦朧，東西莫辨。說句笑話，還真是找不着北了哩！

按照「村」裡的規定，我們別無選擇，只得乖乖坐上地主的電瓶車。這種車，頭頂有蓋，四面無壁，三伏天坐着它觀光也許優哉游哉，可眼下就很夠噲了。它彷彿一個躊躇滿志的勝利者，載着我們這群緊縮脖頸的「九頭鳥」，向夜幕深處那個神奇的杳冥——「北極村」駛去。

所謂「北極村」，乃「雄雞」版圖上最北端的一個臨江小屯，位於大興安嶺山脈北麓的七星山腳下，中俄界河黑龍江自北轉東呈「丁」字形蜿蜒繞過，面積約16平方公里，住戶不足250家，人口900多，與一個名叫伊格爾娜依諾的俄羅斯小村隔江相望。這個緯度高達53°多的小不點兒，是國內觀賞北極光和極晝勝景的最佳處，堪稱「雞冠」上的一顆明珠。這裡無霜期很短，夏季晝夜溫差大，冬季氣溫通常在零下50多度，對於愛好「找北」和鍾情「找冷」的遊客來說，無疑極具魅力。

好不容易熬過瑟瑟發抖的10多分鐘，我們來到一戶農家小院前。這是一家鄉村旅館。聽說它不僅設施齊全，且有空炕候客時，我們一下子活躍起來。我們跳下電瓶車，一擁而進。精明的老闆趕緊抱來劈柴棒子，手忙腳亂地為我們燒炕。誰知，炕沒燒好，反倒弄了一屋子煙。原來，忙亂中老闆忘了打開煙道門。儘管嗆得鼻涕眼淚流，我卻依舊覺得別有情趣。幸福原本就是自我感知。試想，若不



住鄉村旅館，睡熱炕，別有一番感受。 網上圖片

迎着太陽的路是村東的一條濱江大道，走不多遠，忽見路邊有座鄂倫春風情雕塑。營造出來的遊獵環境中，立着一位武士般的鄂倫春漢子。他頭戴皮帽，身着甲冑，右手執長弓，左手扶在「北極人家」的木牌上；側面注視着右前方，腳邊是三條情態各異的獵狗。整個雕塑古樸粗獷，風情濃郁，人物造型威武陽剛，栩栩如生。這種反映少數民族狩獵生活的雕塑，內地十分罕見，我不禁心中一動，連忙招呼年兄與之合影留念。

別過風情雕塑，翻下堤坡，走過一座陳舊的木板吊橋，我們來到江灘邊。

腳下這條江，乃我國第三大河，全長四千三百多公里，眼下正是枯水期，江面並不寬闊，江水清澈，水流平緩，沙洲時現。我與年兄漫步在滿是鵝卵石的江灘上，目光不時投向對岸。

岸那邊早被當年病入膏肓的「大清」拱手送人，目前是俄羅斯地盤，只見山巒蜿蜒起伏，植被茂密蒼翠，卻不見人煙。此情此景，讓我想起那個喪權辱國的「瑛璦條約」，就是它把這條內河變成界河的。恩格斯說：沙俄不費一槍一彈「從中國奪取了一塊大小等於法德兩國面積的領土和一條同多瑙河一樣長的河流」。

毋庸諱言，任何人走到這裡都難免心情複雜。我們默默走過一段後，年兄忽然提議，「我們撿幾塊石頭帶回去吧？」

議會文化何在？

別以為春天到百花開令人陶醉，其實，秋天秋意濃濃帶點點寒意，同樣使人欣賞不已。秋高氣爽，假期郊遊樂，與親友登高，享受和諧氣氛，誠實心樂事也。生態環境可影響人的情緒，心平氣和可發揮潛力，提升智慧。只不過，矛盾重重不協調的社會，若更有某些別有用心企圖者，蓄意挑釁事端，甚至動輒用粗言暴力行為，如此一來，社會又怎得有安寧呢？很不幸，這些別有用心常鬧事端者居然是「尊貴議員」，且蓄意在嚴肅議事的立法會會議上鬧事。立法會議員是議員立法會為市民服務之地，可惜近年卻成為某些議員「無法無天投擲」一惡言相向「武鬥」之地。對這些議員的表現，痛心疾首過他一票的選民，是否深感「痛心疾首」而耿耿於懷。

上周當行政長官蔣經在宣讀施政報告時，已見那些「專搞事出位」的議員又在搞小動作。平常專選有媒體在鏡頭下做一秀一博出鏡的某些議員，而今正值選舉期間又怎會錯過「出位」機會呢？翌日當蔣經出席立法會施政報告答問大會期間，變本加厲的「搞事」分子毫無禮貌有失身份地發言冒犯蔣經權，亦有人用雞蛋擲向曾特首，場面幾成鬥毆場。發不可收拾之際，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只好驅逐「搞事」者離場，圖令答問大會能繼續順利進行。在電視機旁看直播的觀眾異口同聲支持曾鈺成主席為維持議會秩序依議事規則辦事，處理得當。市民不由會問一聲，香港議會文化何在？

社會上有不同立場，不同聲音可以通過辯論協調「求同存異」達成共識去解決問題。而立法會議員是選民通過民主選舉出來，代表市民議事的，並非選出「打手」進行武鬥，甚至擲物或惡言針對打擊行政長官和為市民服務的高官。香港是國際化、法治文明、民主的大都市，市民冀望由我們投票選出的議員是文明守法有禮、為民服務的模範。

開姐

香港電影《桃姐》在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上得到殊榮，年逾六十的女星葉德嫻獲得最佳女演員獎。該片尚未在港公映，但從報上已經了解影片情節，這就是有情有義的主僕故事。

我家也有過一位開姐，真名簡影開的「開姐」，在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照顧我的三個孩子成長。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我剛結婚，租住西區學士台的一個小房間，包租婆的傭人就是開姐。後來我有了第一個孩子，搬到了灣仔的謝斐道，開姐便到了我家當上照顧女兒的女傭。當年我和太太都是教師，工作很忙，只能節衣縮食，聘請女傭人照顧孩子和處理家務。而且第二年又有第二個孩子，兩個孩子和家務都由開姐一力承擔。

開姐有點重男輕女，我卻因女兒是第一個，先入為主，對女兒較為疼惜。其實都是親生骨肉，哪裡有分彼此。後來女兒漸漸長大，我害怕她會在小露台上觀望，

手稿的情志功能

前文談及作者手稿的今昔實用功能以及手稿在今天的象徵意義，那是從一般的角度出發去談的；若把焦點集中在文學而言，文章與手稿當然是有着特別重視的傳統。五十年代在筆紙上，或寫在原稿紙上，都在日後成為作家全集的收錄對象，有的更會獨立出版，如《魯迅手稿全集》和《魯迅詩稿》等書。

讀者透過筆紙或原稿紙上的字跡，彷彿如見其人，得到一種親近的感覺，這就是手稿在實用以外的作用，包括它的象徵意義和予人的物件象徵意義的重要性。

這種物件象徵意義的重要性，還會有若干的變化。作家手稿在今天已不單具「如見其人」的親近感，更由於科技促使手寫痕跡減淡，作家手稿更象徵着一種思想觀念的手寫生產。由於工作傳播的需要，今天的作者當然有必要以電腦打字檔案來取代舊有的手寫方式，即站在實用的角度上，作者幾乎已沒有必要使用原稿紙，事實上在電腦上有寫作亦有利於修改和保存(前提是電腦功能正常)；因此當我們今天談論手稿的價值，而着眼的不是談論它的實用價值，而是着眼的於它的象徵意義或其他正常實用以外的情志功能。

時代變遷促使我們放棄手寫，因為我們必須遷就世界大潮，亦無法抗拒科技帶來的方法和速度；但同樣由於時代變遷，日漸使我們察覺到科技也促使情志和感通的流連，也愈發感到手寫稿件的人性氣味，的確是科技所可取代。手寫文字的確是透過在紙上的輕重筆跡所透現的情感、思緒、修養，都是我們即使採用「手寫板」書寫也無法取代的。

生活語錄

吳康民

發生危險，便着人來為露台上加鐵絲網(不是密封，不算修建)。記得當時開姐來一句：「女兒的事，你就特別緊張！」這話我印象深刻，就是對我重女輕男的批判！

開姐在我家做了約十六年，兒女長大，她才離去。在他處做了幾年便退休，但和我家時有來往。女兒回港升讀中學，使女兒能到她的鄉下插隊，方便她的家人照顧。大兒子她更是照顧有加，到我家來就像走親戚一樣，兒女也當她是親人。她退休後，時時探望，直至去世。現在，兒女們每年清明，還到庵堂她的骨灰處拜祭。

我們對待家傭，完全是平等相待。過去只用過一位開姐。現在年紀老了，兒女為我們先後聘請了菲傭和印尼傭，我們同樣當她們是親人一樣。但第一個菲傭竟藉詞回國探親，實是另謀高就，不告而辭。第二個印尼傭又是告不告而別，並曾在前傭家犯案，勞煩警察來查。